

## 朝花夕拾

## 一九八四年的夏收

◎冯积岐



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宝鸡岐山人。

几场风，几场雨，夏天到了，麦子黄了，开镰了，收割了。做过二十多年农民，在二十多个火热的夏收时节，我和麦子较量过，也享受过收获的喜悦。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84年的夏收。

我们村是1981年冬天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



年夏天，我们收割了第一分田到户的小麦。那一年，是出人意料的大丰收，我家四口人，七亩责任田，竟然收获了十三石麦子。在这之前，我们生产队一百二十多口人，才能打七八十石小麦，除了交公购粮，一个人最多分四斗多麦子。可是，分田到户后的第一料，四户人家的收成足以抵上一个生产队的全部收成。家里只有一间半厦房，收获了那么多麦子，没有地方堆放，麦包就扎在厨房里，妻子做饭都挪不开脚。这才是真正的夏收，家家户户的麦子堆满了房间。因为刚分田到户，牲畜不足，农具的使用也不尽如人意，在夏收期间未竞争农具，争打麦场，出现一些磕磕碰碰。两年以后，境况变了，因此，1984年的夏收不只是又一个丰收的记忆，也是农民文化心理变化的一个章节。

1984年夏天，在“算黄虫”节奏分明、急迫而忌切的叫声中，麦子黄了，似乎一夜之间，麦子从村庄后面的半坡地里一下子黄到了村

庄前面的平原上。这一年，家家麦子长势好。因为1983年的夏收时节，一些庄稼人动手晚了些，迟钝了些，几天阴雨，麦子在地里生了芽。1984年的夏收就格外紧张。田地里，到处是挥汗如雨的庄稼人，连多年不上地的老汉老婆，也提上镰刀进了地，半蹲半跪在地里割麦子。镰刀和小麦搏击的声音，拖拉机的响动声，庄稼人呼儿唤女的喊叫声，从田地里传到了村街上，又从村街上向打麦场上飘逸。月色溶溶的夏夜，麦地里依旧人声不断，有的人在挥舞镰刀，有的人在用架子车拉运。偶尔还能传来几声秦腔，庄稼人用吼儿几声秦腔表达丰收的喜悦。开镰的前一天黎明前，我骑自行车去县城叫麦客，一个也没有叫到。甘肃来的麦客被起得更早的人叫走了。第二天黎明前又去县城叫，结果连麦客集市也没了。我和妻子不再有幻想，只能自己去割。当天下地时，心一急，手掌被镰刀刃割了二寸长半寸深的口子，我毫不在意，没有去医疗站药，只

是用手绢扎紧手腕，下了地，埋头就割麦（已经失去疼痛感）。我深深体验到，人的意志力太可怕了，那一天，我带着伤，和妻子割了二亩七分麦子！

麦子收回来后，碾打开始了。四户人家一个打麦场。上午张家碾打，下午李家碾打，晚上再给刘家赵家碾打。一家碾打，四家人全部出动，满场面的欢声笑语，满场面的和谐之歌，而且，给谁家碾打，四家人就在谁家吃饭。这简直不是收获，而是过喜事。上了年纪的庄稼人说，解放初期的互助组就是这样。这种景象又回来了。我之所以不可忘记1984年的夏收，是因为，在那年的夏收中，和村里的庄稼人一样，收获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乃至亲密无间，每个人都把别人家的收获当作自己家的收获，毫无怨言，毫不计较，你帮我，我帮你。这种和谐而美好的精神状态像夏天一样热烈、一样醇厚。这种收获丰收的麦粒，颗粒饱满，支撑着我的故乡，使我难以忘却……



水在扩大，一抹深蓝，延续我最初的想象。梦与非梦的边界，谁能看见我醒来？

如此空阔，我挥一挥手，从湖的中间穿过，清澈、透明，绝代的风华，藏住我的沉沦。

呼之欲出，我紧接的蓝，在水里摇曳，在湖面招摇，我惊悸，失语在茫茫的青海湖，时间替我静溢。

无所不在，眼睛和伸长的脖子，在不间断的位置，向我明示什么？心事，真实或者迷离；抬头或者低头，就像我期待的和遭遇的一样，那么安静！

时光在时光中。青海湖，我来了。

我曾经历过这样的方式，停下来，我所爱的一切，一切宏大的景观，流水般流进我的身体。青海湖，是湖水的蓝，顾盼了我的期许。

远处，成群的水鸟向我涌来，它们落下的时候，是一层层鸟语和流动的风。

我已蒙恩。蓝，在所有存在中闪耀。在苍茫的背面，我确认自己，确认自己就是天光之影。

我无法拒绝。灵魂在这里反哺，恍若进入另一个母体，纯净而柔软。

一阵风，绕过我的身体，画下湖水的蓝。我在甲板，以至于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人心的通达。天空飘着云朵，沿途播洒福音。世界在此澄澈，分明是另一种版本。

我多么奢侈，在湖中，读一抹深蓝，拥有比时间更无尽的辽阔。

我一路的心情，正是多年的心情。

八月，遍地的油菜花，如此斑斓。飘扬的经幡，富丽悠长。

是的，我只想说清内心的波澜，晶莹剔透，不带一丝隐秘。相对于紧握的远望，一抹深蓝，围着我，像围着失散多年的亲人。

青海湖，更像一座宫殿。时光的迷阵，以水供养的蓝，它负水，水在翻动经书。云影，在广大的静里，在我怀里。

风吹湖面，水逆流而来。八月埋下伏笔，在自由的水域，析出的蓝里，这片土地是保存完好的古代。

青海湖，一抹深蓝，在我回首的位置，是最后的落笔，如起伏的绸缎，层层闪烁……

## 青海湖，一抹深蓝（外一章）

■荒原

## 卖樱桃的小姑娘

◎冯殿礼

已是夜晚九点多，清姜东二路一条街上的热闹夜市渐渐消停下来。那些卖吃喝的和那些卖衣物以及小物件的卖主也收拾完毕一个个离去。

我路过清姜十字路口，看见路北角只有一个卖樱桃的小姑娘。她坐在台阶上，跟前有两个大竹篮。一个竹篮空空的，另一个竹篮里还剩六七斤红樱桃，颗颗像玛瑙似的令人喜爱，一尝，酸里带着甜，甜里透着酸，挺好吃的。小姑娘大约有十三四岁，头上扎着马尾辫，似柳叶的眉毛微微上扬，双眸清澈灵动，好像会说话似的。她身穿红底小黄花上衣，下着黑裤，脚蹬明灰色红鞋带的旅游鞋。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蹲在小姑娘旁边。

经打听小姑娘名叫杨红燕，家住冯家塬。她身旁的小男孩叫杨铁鹰，是红燕的弟弟。巧的是她的奶奶和爸爸妈妈都是姜中我带过的学生呢！可惜奶奶不幸去世了。党的富民政策好，她家种了二百多棵樱桃树，一年收入五六万元，日子过得可红火！

“红燕姐，啥时回家？”小铁鹰问。

“等会儿，樱桃——红樱桃——天地一号——”姐姐边回答弟弟，边朝路人吆喝着。

“姐姐，我一问你，你就说等会儿，你已经说了好几个等会儿了。我都饿了。”

“铁鹰，听话。不听话，下回就不带你来了。下午那会儿，是谁缠着姐姐要来的？”

铁鹰不高兴地说：“是我，姐姐，都这会儿了，我饿。”

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来买红樱桃，红燕姑娘张罗着。我趁机买了两个肉包子递给了小铁鹰。他看着姐姐不好意思地接过包子。红燕姑娘说：“还不谢谢冯老师！”小铁鹰说了声“谢谢！”就吃起了包子，是饿了，他吃得很快、很香。

我问：“怎么这时候还不回家？”她说：“樱桃还没卖完，等卖完了回！”

“你爸爸妈妈好吗？”

“不好！妈妈得了糖尿病，干不了重活。爸爸前两天夜里戴着头灯摘樱桃从梯子上摔下来，摔伤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家里二百来棵樱桃树，樱桃多得摘不及，顾工帮忙呢！”

“这么多红樱桃，谁卖呢？”我

迫不及待地问。

“我——，我在上初三，有空就卖几篮子。昨天夜里我和爸爸戴着头灯摘樱桃，足足摘了6大竹篮。卖得只剩下这些。”

小姑娘边说边用手比画着，话语里似乎听不出有什么怨气和不满。想起有些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怨这怨那，我不由对她肃然起敬，由衷地赞叹！

这时刮起了风，无星月的夜空落下稀疏的小雨滴。我急忙帮着把两个竹篮绑在灰色电动自行车上，说：“你是个好姑娘！过几天，我上塬去看望你的爸爸妈妈！”她笑着说：“爸爸妈妈知道你要来，肯定都很高兴！你一定来，一定！”

目送着姐弟俩骑车而去，消失在通往冯家塬的公路上。我的心海泛起了经久不息的浪花：红燕，是个懂事的小姑娘！祝你学习加油鼓劲，考上理想高中。祝你人生道路上迎着风雨，展翅高飞，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 麦黄杏

◎杨进云



对于杏，我并不陌生。北方农村的水果里，杏算是能常见到的。初春，村庄里总能看到谁家土墙上伸出来的一树白花，如一层落雪，蜜蜂在其间嗡嗡飞舞；走近，花的香味袭人口鼻。这时节，树的芽还没有萌发，所以春的气息，就由这东一棵西一棵的杏树散发出来。农村人说麦黄杏要等小麦黄熟了，杏也就成熟了。这时，杏树的绿叶间，就有泛黄的一颗一颗的杏露出来。没成熟前，它是青绿色的，在叶子间藏着，不容易发现。

我小时生活的村庄，孩子们平

日没有什么好吃食，而父母为了糊一家人的口，整日在田里做着辛苦的农活，没有太多的工夫来管束我们。我们一伙小伙伴，除了上学，就是实践头脑里时不时冒出来的各种古怪想法。寻找口腹之乐，大约是我们最乐意做的事情。偷摘人家的青杏、毛桃、豌豆荚，上树找鸟蛋，下河摸小鱼，或者干脆在野地里架起锅灶，烤从地里扒来的红薯、玉米棒子……这些事，估计那时农村的孩子都做过。不过，我记忆比较深的还是偷摘人家的青杏。

记得那时村里的杏树也并不多，隔壁小院的院子里有一棵，邻居八爷家有一棵，贤士沟的十八罗汉洞前有两棵。八爷家的那棵杏树太高，光溜溜的树干也无法攀缘，杏子长在高高的枝头，委实可望而不可即。医院的围墙是土垒的，能翻过去。十八罗汉洞前的杏树属于生产队的，有专人看管。一天中午，趁着午饭下班时间，我和几个小伙伴溜进了村里的小院，直奔那棵并不大的杏树。杏子尚未成熟，和树叶的颜色几无差别，个头比乒乓球还小很多，并不好找，得攀上树，在绿叶间扒拉，才能寻到，四五个小伙伴都上了树。大家正在树上忙活，墙外传来了两声微弱的口哨声，这是望风的小伙伴发出的“有危险”的暗号……杏是吃着了，却挨了爹的一顿狠训，其他几个小伙伴也挨了打。

其实，记忆中的青杏一点也不

好吃，纯酸，一种干巴巴的酸。随着年岁增长，这种酸味也成了我对坎坷童年的一种特殊记忆，酸涩、寡淡，却快乐！其实，农村人对杏却有另一层理解，麦黄杏，他们看重的不是杏黄，而是麦黄。杏黄了，收获的季节就到了，一野的金黄麦浪，才是他们的期盼。

现在农村生活好了，前不久回了一次老家，看到村里的街道全部水泥硬化了，宽敞洁净，房子也都闪着亮丽的光气。家家门口都修建了一个漂亮的花圃，种菜、种花、植树都可以。站在村口望过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果树，枝条上结着累累的果实，果实就垂在路边，敲着你的脑壳，厮磨着你的衣襟，让人觉得，现在的生活，真心美好！

麦黄杏，杏子黄了的时候，麦子就黄了，一地一野的黄，像给大地镀了一层金……

## 天圆地方，雪是一种召唤

风，没有方向。雪，没有目标。天圆地方，留下想象的出口。

在此，我读风；在此，我读雪，心有归途。一些过往的时间，在险处过闹。

俗世。怀里抱着的一切，在一场雪中飘忽。我静默，双目迷津，需要半斤烧酒，一首绝句。

别惊扰我，我要留出岁月的苍茫，高贵的激情，塞满李太白的诗囊。

记住这风，记住这雪，我愿意做一个沉默的人，独自领受风吹过山野，雪簌簌作响。

我需要认出这个世界，在挺立的天圆地方，有一个词叫透明，有一个词叫干净。天圆地方，雪在纷飞。

天的长度，地的宽度，呈现出太白山的梦境。磊磊岩石，笔直的表白，气质迷人。

生命的海拔，自有高蹈，在隐秘的眷顾里，广阔纵深。

一场雪在弥漫，一场风揭竿而起。洁白的雪，我想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孤悬至高的天圆地方，把我抬高，目光随风，当是天堂的梦境。

时间在时间里凝固。可我分明看见灰暗的云层不断赶来，雪在狂欢。

我相信，手里攥着的那根木棍，它的灵魂，有着冰冷的锋芒。

此时，雾满太白。天圆地方，雪在舞动，伸展着无限的想象。

众物远离，季节转身。风撩起雪的衣袖，轻盈如蝶。

最近与最近，羽翼扇动的雪，它在修正着我的眺望，肃穆、寂静，遵从我的心灵。

雪一直下着，风一直凛冽地吹。仰望天宇，所有的惊喜，都转换成清澈、透明的飞雪，宏阔而安静。

风雪相互依存，瞬间即是永恒，一颗心腾出体外，我似乎听到一位诗人说：

“天圆地方，雪是一种召唤。”

（荒原：原名杜成明，省作协会员，市职工作协副主席。诗歌《汶川在呼唤》、散文《中秋月明》在中央电视台《电视诗歌散文》栏目播出，获第五届“秦岭文学奖”、首届“六维·宝鸡”文学奖、全国鲁黎诗歌奖等，出版诗集《时光书》。）

西秦散文诗章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163.com